



21
2667
10



21
2667
10

忠義水滸全書

第二十五回

王婆計啜西門慶

淫婦藥鴆武大郎

話說當下鄆哥被王婆打了這幾下心中沒出氣處提了雪梨藍兒一逕迤來街上直來尋武大郎轉了兩條街只見武大挑着炊餅擔兒正從那條街上來鄆哥見了立住了脚看着武大道這幾時不見你怎麼喫得肥了武大歇下擔兒道我只是這般模樣有甚麼喫得肥處鄆哥道我前日要糴些麥稈一地裏沒糴處人都道你屋裏有武大道我屋裏又不養鵝鴨那裏有這麥稈鄆哥道你說沒麥

秤怎地錢得肥腴地便顛倒提起你來也不妨煮你在
鍋裏也沒氣武大道舍烏猢猻倒罵得我好我的老婆又
不偷漢子我如何是鴨鄆哥道你老婆不偷漢子只偷子
漢武大扯住鄆哥道還我主來鄆哥道我笑你只會扯我
却不咬下他左邊的來武大道好兄弟你對我說是兀誰
我把十箇炊餅送你鄆哥道炊餅不濟事你只做箇小主
人請我喫三杯我便說與你武大道你會喫酒跟我來武
大挑了擔兒引着鄆哥到一箇小酒店裏歇了擔兒拿了
幾箇炊餅買了些肉討了一盞酒請鄆哥喫那小廝又道
酒便不要添了肉再切幾塊來武大道好兄弟你且說與

我則箇鄆哥道且不要慌等我一發喫了却說與你你却

一語話頭

不要氣苦我自掣你打捉武大看那猴子喫了酒肉道你
如今却說與我鄆哥道你要得知把手來摸我頭上肱肱
武大道却怎地來有這肱肱鄆哥道我對你說我今日將
這一籃雪梨去尋西門大郎掛一小勾子一地裏沒尋處
街上有人說道他在王婆茶房裏和武大娘子勾搭上下
每日只在那裏行走我指望去撰三五十錢使耐耐那王
婆老猪狗不放假去房裏尋他大栗暴打我出來我特地
來尋你我方纔把兩句話來激你我我不激你時你須不來
問我武大道真箇有這等事鄆哥道又來了我道你是這

般的鳥人那厮兩箇落得快活只等你出來便在王婆房裏做一處你兀自問道真箇也是假武大聽罷道兄弟我實不瞞你說那婆娘每日去王婆家裏做衣裳歸來時便臉紅我自也有些疑忌這話正是了我如今寄了擔兒便去捉姦如何鄆哥道你老大一箇人原來沒些見識那王婆老狗什麼利害怕人你如何出得他手他須三人也有箇暗號見你入來拿他把你老婆藏過了那西門慶須了得打你這般二十來箇若捉他不着乾喫他一頓拳頭他又、有、錢、有、勢、反、告、了、一、紙、狀、子、你、使、用、喫、他、一、場、官、司、又、沒、人、做、主、乾、結、果、了、你、武、大、道、兄、弟、你、都、說、得、是、却、怎、地

出得這口氣鄆哥道我喫那老猪狗打也沒出氣處我教你一着你今日晚些歸去都不要發作也不可露一些嘴臉只做每日一般明朝便少做些炊餅出來賣我自自在巷口等你若是見西門慶入去時我便來叫你你便挑着擔兒只在左近等我七便先去惹那老狗必然來打我我先將籃兒丟出街來你却搶來我便一頭頂住那婆子你便只顧遶入房裏去叫起屈來此計如何武大道既是如此却是虧了兄弟我有數貫錢與你拈去羅米明日早起來紫石街巷口等我鄆哥得了數貫錢幾箇炊餅自去了武大還了酒錢挑了擔兒自去賣了一遭歸去原來這婦

人往常時只是罵武大百般的欺負他近日來也自知無

禮只得窩伴他些箇詩曰

潑性淫心詎肯回

聊將假意強相陪

只因隔壁偷奸漢

遂使身中懷鬼胎

當晚武大挑了擔兒歸家也只和每日一般並不說起那

婦人道大哥買盞酒喫武大道却纔和一般經紀人買三

碗喫了那婦人安排晚飯與武大喫了當夜無話次日飯

後武大只做三兩扇炊餅安在擔兒上這婦人一心只想

着西門慶那裏來理會武大做多做少當日武大挑了擔

兒自出去做買賣這婦人巴不能勾他出去了便趁過王

婆房裏來等西門慶且說武大挑着擔兒出到紫石街巷

口迎見鄆哥提着籃兒在那裏張望武大道如何鄆哥道

早些箇你且去賣一遭了來他七八分來了你只在左近

處伺候武大飛雲也似去賣了一遭回來鄆哥道你只看

我籃兒撇出來你便送入去武大自把擔兒寄下不在話

下却說鄆哥提着籃兒走入茶坊裏來罵道老猪狗你昨

日做甚麼便打我那婆子舊性不改便跳起身來喝道你

這小湖豚老娘與你無干你做甚麼又來罵我鄆哥道便

罵你這馬泊六做牽頭的老狗直甚麼屁那婆子大怒揪

住鄆哥便打鄆哥叫一聲你打我把籃兒丟出當街上來

兄弟打
活虎
呵哥只
好做紙
虎

那婆子却待揪他被這小猴子叫聲你打時就把王婆腰裏帶箇住着着婆子小肚上只一頭撞將去爭些兒跌倒却得壁子礙住不倒那猴子死頂住在壁上只見武大裸起衣裳大踏步直搶入茶坊裏來那婆子見了是武大來急待要攔當時却被這小猴子死命頂住那裏肯放婆子只叫得武大來也那婆娘正在房裏做手脚不迭先進來頂住了門這西門慶便鑽入牀底下躲去武大搶到房門邊用手推那房門時那裏推得開口裏只叫得做得好事那婦人頂住着門憔悴一團口裏便說道開常時只如鳥嘴賣弄殺好拳棒急上場時便沒些用見箇紙虎也赫赫一交那婦人這幾句話分明教西門慶來打武大奪路了走西門慶在牀底下聽了婦人這幾句言語提醒他這箇念頭便鑽出來說道娘子不是我沒本事一時間沒這智量便來拔開門叫聲不要打武大却待要揪他被西門慶早飛起右脚武大矮短正踢中心窩裏撲地望後便倒了西門慶見踢倒了武大打鬧裏一直走了鄆哥見不是話頭撇了王婆撒開街坊鄰舍都知道西門慶了得誰敢來多管王婆當時就地扶起武大來見他口裏吐血面皮臘查也似黃了便叫那婦人出來盥碗水來救得甦醒兩箇上下肩摻着便從後門扶歸樓上去安排他牀上睡了正

是

三寸丁兒沒幹才
親夫却叫奸夫害

西門驢貨甚雄哉
淫毒皆成一套來

當夜無話次日西門慶打聽得沒事依前自來和這婦人
做一處只指望武大自死武大一病五日不能勾起更兼
要湯不見要水不見每日叫那婦人不應又見他濃粧豔
抹了出去歸來時便面顏紅色武大幾遍氣得發昏又沒
人來保着武大叫老婆來分付道你做的勾當我親手來
捉着你姦你倒挑撥姦夫踢了我心至今求生不生求死
不死你們却自去快活我死自不妨和你們爭不得了
我的兄弟武二你須得知他性格倘或早晚歸來他肯干休
你若肯可憐我早早伏待我好了他歸來時我都不提你
若不看覷我時待他歸來却和你們說話這婦人聽了這
話也不回言却楚過來一五一十都對王婆和西門慶說
了那西門慶聽了這話却似提在冰窖子裏說道苦也我
須知景陽岡上打虎的武都頭他是清河縣第一箇好漢
我如今却和你眷戀日久情孚意合却不恁地理會如今
這等說時正是怎地好却是苦也王婆婆子心恨冷笑道我倒不會
見你是箇把舵的我是趁船的我倒不慌你倒慌了手脚
西門慶道我枉自做了男子漢到這般去處却擺布不開

許多笑此
時都變作

不自覺

你有甚麼王見遮藏我們則箇王婆道你們却要長做夫
妻短做夫妻西門慶道乾娘你且說如何是長做夫妻短
做夫妻王婆道若是短做夫妻你們只就今日便分散等
武大將息好了起來與他陪了話武二歸來都沒言語待
他再差使出去却再來相約這是短做夫妻你們若要長
做夫妻每日同一處不擔驚受怕我却有一條妙計只是

難教你西門慶道乾娘周全了我們則箇只要長做夫妻

王婆道這條計用着件東西別人裏都沒天生天化大

官人家裏却有西門慶道便是要我的眼睛也剗來與你

却是甚麼東西王婆道如今這鴿子病得重趁他很很裏

便好下手大官人家裏取些砒霜來却教大娘子自去贖

一帖心疼的藥來把這砒霜下在裏面把這矮子結果了

一把火燒得乾乾淨淨的沒了踪跡便是武二回來待敢

怎地自古道嫂叔不通問初嫁從親再嫁由身阿叔如何

管得暗地裏來往半年一載等待夫孝滿日大官人娶了

家去這箇不是長遠夫妻諸老同歡此計如何西門慶道

乾娘此計甚妙自古道欲求生快活須下死工夫罷罷罷

一不做二不休王婆道可知好哩這是斬草除根萌芽不

發若是斬草不除根春來萌芽再發官人便去取些砒霜

來我自教娘子下手事了時却要重重謝我西門慶道這

備有曲行

箇自然不消你說有詩爲證

戀色迷花不肯休

機謀只望永綢繆

誰知武二刀頭毒

更比砒霜狠一籌

且說西門慶去不多時包了一包砒霜來把與王婆收下

這婆子却看着那婦人道大娘子我教你下藥的法度如

今武大不對你說道教你看活他你便把些小意見貼戀

他他若問你討藥喫時便把這砒霜調在心疼藥裏待他

一覺身動你便把藥灌將下去却便走了起身他若毒藥

轉時必然腸胃迸斷大叫一聲你却把被只一蓋都不要

人聽得預先燒下一鍋湯煮着一條抹布他若毒藥發時

必然七竅內流血口唇上有牙齒咬的痕跡他若放了命

便揭起被來却將煮的抹布一揩都沒了血跡便入在棺

材裏打出去燒了有甚麼鳥事那婦人道好却是好只是

奴手軟了臨時安排不得屍首王婆道這箇容易你只敲

壁子我自過來相挈你西門慶道你們用心整理明日五

更來討回報西門慶說罷自去了王婆把這砒霜用手捻

爲細末把與那婦人將去藏了那婦人却楚將歸來到樓

上看武大時一絲沒兩氣看看待死那婦人坐在牀邊假

哭武大道你做甚麼來哭那婦人拭着眼淚說道我的一

時間不是了喫那廝局騙了誰想却踢了你這脚我問得

新想二字

王婆是過

一處好藥我要去贖來醫你，又怕你疑忌了，不敢去取。武
大道：你救得我活無事了，一筆都勾，並不記懷。武二家來
亦不提起，快去贖藥來救我。則箇那婦人拿了些銅錢，逕
來王婆家裏坐地，却叫王婆去贖了藥來，把到樓上。教武
大看了，說道：「這帖心疼藥，太醫叫你半夜裏喫了，倒頭
把一兩床被發些汗，明日便起得來。」武大道：「却是好也。生
受大嫂今夜醒睡些箇，半夜裏調來我喫。」那婦人道：「你自
放心睡，我自伏侍你。」看看天色黑了，那婦人在房裏點上
碗燈，下面先燒了一大鍋湯，拿了一片抹布，煮在湯裏。聽
那更鼓時，却正好正打三更。那婦人先把藥傾在盞子裏，
却留一碗白湯，把到樓上。叫聲大哥，藥在那裏？武大道：「在
我蓆子底下枕頭邊。」你快調來與我喫。那婦人揭起蓆子，
將那藥抖在盞子裏，把那藥貼安了，將白湯衝在盞內，把
頭上銀牌兒只一攪，調得勻了，左手扶起武大，右手把藥
便灌。武大呷了一口，說道：「大嫂，這藥好難喫。」那婦人道：「只
要他醫治得病，管甚麼難喫。」武大再呷第二口時，被這婆
娘就勢只一灌，一盞藥都灌下喉嚨去了。那婦人便放倒
武大，慌忙跳下牀來。武大哎了一聲，說道：「大嫂，喫下這藥
去肚裏倒疼起來，苦呀苦呀，倒當不得了。」這婦人便去脚
後扯過兩牀被來，沒頭沒臉，只顧蓋武大，叫道：「我也氣。」

那婦人道太醫分付教我與你發些汗便好得快武大再
要說時這婦人怕他掙扎便跳上牀來騎在武大身上把
手緊緊地按住被角那裏肯放些鬆寬正似

油煎肺腑火燎肝腸心窩裏如雪刃相侵滿腹中似鋼
刀亂攪渾身冰冷七竅血流牙關緊咬三魂赴在死城
中喉管粘乾七魄投望鄉臺上地獄新添食毒鬼陽間
沒了捉姦人

那武大當時哎了兩聲喘息了一回腸胃迸斷嗚呼哀哉
身體動不得了那婦人揭起被來見了武大咬牙切齒七
竅流血怕將起來只得跳下牀來敲那壁子王婆聽得走

過後門頭咳嗽那婦人便下樓來開了後門王婆問道

也未那婦人道了便了只是我手脚軟了安排不得王

婆道有甚麼難處我挈你便了那婆子便把衣袖捲起

了一桶湯把抹布撇在裏面撥上樓來捲過了被先把武

大嘴邊唇上都抹了却把七竅淤血痕跡拭淨便把衣裳

蓋在屍上兩箇從樓上一步一撥扛將下來就樓下將扇

舊門停了與他梳了頭戴上巾幘穿了衣裳取雙鞋襪與

他穿了將片白絹蓋了臉揀床乾淨被蓋在死屍身上却

上樓來收拾得乾淨了王婆自轉將歸去了那婆娘却

號地假哭起養家人來看官聽說原來但凡世上婦人哭

辨哭爾雅
所不及

水滸全書

有三樣有淚有聲謂之哭有淚無聲謂之泣無淚有聲謂
之號當下那婦人乾號了半夜次早五更天色未曉西門
慶遠來討信王婆說了備細西門慶取銀子把與王婆教
買棺材津送就叫那婦人商議這婆娘過來和西門慶說
道我的武大今日已死我只靠着你做主西門慶道這箇
何須得你說王婆道只有一件事最要緊地方上團頭何
九叔他是箇精細的人只怕他看出破綻不肯殮西門慶
道這箇不妨我自分付他便了他不肯違我的言語王婆
道大官人便用去分付他不可遲悞西門慶去了到天火

明王婆買了一對隨身燈籠舍坊麻都來用問那婦人虛
做美飯點起一對隨身燈籠舍坊麻都來用問那婦人虛

掩着粉臉假哭眾街坊問道大郎因甚病患便死了那婆
娘答道因害心疼病症一日日越重了看看不能勾好不
幸昨夜三更死了又哽哽咽咽假哭起來眾鄰舍明知
此人死得不明不敢死問他只自人情勸道死自死了活
的自要過娘子省煩惱那婦人只得假意見謝了眾人各
自散了王婆取了棺材去請團頭何九叔但是入殮用的
都買了并家裏一應物件也都買了就叫了兩箇和尚晚
些伴靈多樣時何九叔先撥幾箇火家來整頓且說何九
叔到巳牌時分慢慢地走出來到紫石街巷口迎見西門

水滸全書

第二十五回

十一

慶叫道九叔何往何九叔答道小人只去前面發這賣炊餅的武大郎屍首西門慶道借一步說話則箇何九叔跟着西門慶來到轉角頭一箇小酒店裏坐下在閣兒內西門慶道何九叔請上坐何九叔道小人是何等之人對官人一處坐地西門慶道九叔何故見外且請坐二人坐定叫取瓶好酒來小二一面鋪下菜蔬菓品按酒之類即便篩酒何九叔心中疑忌想道這人從來不曾和我喫酒今日這杯酒必有蹊蹊兩箇喫了半箇時辰只見西門慶去袖子裏摸出一錠十兩銀子放在桌上說道九叔休嫌輕微明日別有酬謝何九叔又手道小人無半點効力之處如何敢受大官人見賜銀兩若是大官人便有使令小人處也不敢受西門慶道九叔休要見外請收過了却說何九叔道大官人但說不妨小人依聽西門慶道別無甚事小刻他家也有些辛苦錢只是如今發武大的屍首凡百事週全一牀錦被遮蓋則箇別不多言何九叔道是這些小事有甚利害如何敢受銀兩西門慶道九叔不受時便是推却那何九叔自來懼怕西門慶是箇刁徒把持官府的人只得受了兩箇又喫了幾杯西門慶叫酒保來記了帳明日來鋪裏支錢兩箇下樓一同出了店門西門慶道九叔記心不可泄漏改日別有報効分付罷一直去了何

九叔心中疑忌肚裏尋思道這件事却又作怪我自去驗武大郎屍首他却怎地與我許多銀子這件事必定有蹊蹊來到武大門前只見那幾箇火家在門首伺候何九叔問道這武大是甚病死了火家答道他家說害心疼病死了何九叔揭起簾子入來王婆接着道久等阿叔多時了何九叔應道便是有些小事絆住了腳來遲了一步只見武大老婆穿着些素淡衣裳從裏面假哭出來何九叔道娘子省煩惱可傷大郎歸天去了那婦人虛掩着淚眼道說不可盡不想拙夫心疼症候幾日兒便休了撇得奴好苦何九叔上上下下精細看了那婆娘的模樣口裏自暗暗地道我從來只聽的說武大娘子不會認得他武大却討着這箇老婆西門慶這十兩銀子有些來歷何九叔看着武大屍首揭起千秋旛扯開白絹用五輪八寶犯着兩點神水眼定睛看時何九叔大叫一聲望後便倒口裏噴出血來但見指甲青唇口紫面皮黃眼無光正是身如五鼓衝山月命似三更油盡燈畢竟何九叔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武松不去武大不死然此正自難處耳英雄人眼

恨

又評 鄆哥堪與唐牛兒合做一小俠傳

水滸金書

忠義水滸全書

第二十六回

○偷骨殖何九叔送喪 ○供人頭武二郎設祭

此回妍觀
塚下昆陽
之戰千古
震驚

話說當時何九叔跌倒在地下，眾火家扶住，王婆便道：「這
是中了惡，快將水來噴了兩口。」何九叔漸漸地動轉，有些
甦醒。王婆道：「且扶九叔回家去，却埋會兩箇火家，使扇板
門一逕擡何九叔到家裏，大小接着，就在床上睡了。老婆
哭道：「笑欣欣出去，却怎地這般歸來？」閒時曾不知中惡，坐
在床邊啼哭。何九叔覷得火家都不在面前，踢那老婆道：「
你不要煩惱，我自沒事，却纔去武大家入殮，到得他巷口。」

水滸金書

第二十六回



迎見縣前開藥鋪的西門慶請我去喫了一席酒把十兩銀子與我說道所殮的屍首凡事遮蓋則箇我到武大家見他的老婆是箇不良的人我心裏有八九分疑忌到那裏揭起千秋旛看時見武大而皮紫黑七竅內津津出血唇口上微露齒痕定是中毒身死我本待聲張起來却怕他没人做主惡了西門慶却不是去撩蜂剔蠍待要胡盧提入了棺殮了武大有箇兄弟便是前日景陽岡上打虎的武都頭他是箇殺人不眨眼的男子倘或早晚歸來此事必然要發老婆便道我也聽得前日有人說道後巷任的喬老兒子郎哥去紫石街掣武大捉姦開了○好○字○句○下坊正是這件事了你却慢慢的訪問他如今這事有甚難處只使火家自去殮了就問他幾時出喪若是停喪在家待武松歸來出殯這箇便沒甚麼皂絲麻線若他便出去埋葬了也不妨若是他便要出去燒他時必有蹺蹊你到臨時只○好○字○句○做去送喪張人眼錯拿了兩塊骨頭和這十兩銀子收着便是箇老大謊見他若回來不問時便罷却不留了西門慶面皮做一碗飯却不好何九叔道家有賢妻見得極明隨即叫火家分付我中了惡去不得你們便自去殮了就問他幾時出喪快來回報得的錢帛你們分了都要停當若與我錢帛不可要火家聽了自來武大家入殮停喪

何九叔豈無此見識偏出自其妻不獨變而脫亦與王婆金蓮重相形擊有意最精

催命鬼哭
養家人

小、小、意、頭、
亦、有、情、致、

玉、姿、雖、巧、
又、在、九、叔、
之、後、非、知、
不、若、也、王、
婆、財、重、千、
身、故、昏、九、
叔、身、重、于、
財、故、明、

靈已罷回報何九叔道他家大娘子說道只三日便出殯去城外燒化火家各自分錢散了何九叔對老婆道你說這話正是了我至期只去偷骨殖便了且說王婆一力攬撥那婆娘當夜伴靈第二日請四僧念些經文第三日早衆火家自來扛擡棺材也有幾家隣舍街坊相送那婦人帶上孝一路上假哭養家人來到城外化人場上便教舉火燒化只見何九叔手裏提着一陌紙錢來到場裏王婆和那婦人接見道九叔且喜得貴體没事了何九叔道小人前日買了大郎一扇籠子母炊餅不曾還得錢特地把這陌紙來燒與大郎王婆道九叔如此志誠可九叔把紙錢燒了就攬撥燒化棺材王婆和那婦人謝道難得何九叔攬撥回家一發相謝何九叔道小人到處只是出熱娘子和乾娘自穩便齋堂裏去相待衆隣舍街坊小人自替你照顧使轉了這婦人和那婆子把火挾去揀兩塊骨頭拿去撒骨池內只一浸看那骨頭酥黑何九叔收藏了也來齋堂裏和闕了一回棺木過了殺火收拾骨殖撒在池子裏衆隣舍各自分散那何九叔將骨頭歸到家中把幅紙都寫了年月日期送喪的人名字和這銀子一處包了做一箇布袋兒盛着放在房裏再說那婦人歸到家中上橋子前面設箇靈牌上寫亡夫武大郎之位靈床子前

提撥警備
甚有關係

一盞琉璃燈裏面貼些經幡錢梁金銀錠采繒之屬每日
却自和西門慶在樓上任意取樂却不比先前在王婆房
裏只是偷雞盜狗之歡如今家中又没人礙眼任意停眠
整宿自此西門慶整三五夜不歸去家中大小亦各不喜
歡原來這女色坑陷得人有成時必須有敗有詩為證

參透風流二字禪

好姻緣是惡姻緣

山妻小妾家常飯

不害相思不損錢

且說西門慶和那婆娘終朝取樂任意歌飲交得熟了却
不顧外人知道這條街上遠近人家無有一人不知此事

却都響自西門慶那厮是箇刁徒發皮誰肯來多管常言
道樂極生悲否極泰來光陰迅速前後又早四十餘日却

照時節情
事真好

說武松自從領了知縣言語監送車仗到東京親戚處投
下了來書交割了箱籠街上開行了幾日討了回書領一
行人取路回陽穀縣來前後往回恰好將及兩箇月去時
新、春、天、氣、回、來、三、月、初、頭、於、路、上、只、覺、得、神、思、不、安、身、心、
恍、惚、趕、回、要、見、哥、哥、且、先、去、縣、裏、交、納、了、回、書、知、縣、見、了
大喜看罷回書已知金銀寶物交得明白賞了武松一錠
大銀酒食管待不必用說武松回到下處房裏換了衣服
鞋襪戴上箇新頭巾鎖上了房門一逕投紫石街來兩邊
衆隣舍看見武松回了都喫一驚大家捏兩把汗暗暗地

說道這番蕭牆禍起了，這箇太歲歸來怎肯干休，必然弄出事來。且說武松到門前，揭起簾子，探身入來，見了靈床子，寫着亡夫武大郎之位七箇字，呆了，睜開雙眼，道：「莫不是我眼花了。」叫聲嫂嫂。武二歸來，那西門慶正和這婆娘在樓上取樂，聽得武松叫一聲，驚得屁滾尿流，一直迤後門從王婆家走了。那婦人應道：「叔叔少坐，奴便來也。」原來這婆娘自從藥死了武大，那裏肯帶孝，每日只是濃粧艷抹，和西門慶做一處取樂。聽得武松叫聲，武二歸來了，慌忙去面盆裏洗落了脂粉，拔去了首飾，釵環蓬鬆，挽了箇髻兒，脫去了紅裙繡襖，旋穿上孝裙孝衫，便從樓上哽哽

眼淚出更
心慌手

前着許多
去字後着
許多假哭
字此文字
中眼目

便問得細
意

咽咽假哭下來。武松道：「嫂嫂，且在休哭。我哥哥幾時死了，得甚麼症候，喫誰的藥，那婦人一頭哭一面說道：『你哥哥自從你轉背一二十日，猛可的害急心疼，起來病了八九日，求神問卜，甚麼藥不喫過，醫治不得，死了。撇得我好好苦。隔壁王婆聽得，生怕決撒，即便走過來，挈他支吾。武松又道：『我的哥哥從來不曾有這般病，如何心疼便死了。』王婆道：『都頭却怎地這般說？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暫時禍福，誰保得長沒事。』那婦人道：『虧殺了這箇乾娘，我又是箇沒腳蟹，不是這箇乾娘，隣舍家誰肯來挈我。』武松道：『如今埋在那裏？』婦人道：『我又獨自一箇那裏去尋墳地，沒奈何留了。』」

自沉未
使哭神傷
心感有甚
於哭
說刀亦不
輕易妙

三日把出去燒化了武松道哥哥死得幾日了婦人道再
兩日便是斷七武松沉吟了半晌便出門去逕投縣裏來
開了鎖去房裏換了一身素淨衣服便叫士兵打了一條
麻線繫在腰裏身邊藏了一把尖長柄短背厚刃薄的解
腕刀取了些銀兩帶在身邊叫一箇士兵鎖上了房門去
縣前買了些米麵椒料等物香燭冥紙就晚到家敲門那
婦人開了門武松叫士兵去安排羹飯武松就靈床子前
點起燈燭鋪設酒殺到兩箇更次安排得端正武松撲翻
身便拜道哥哥陰魂不遠你在世時軟弱今日死後不見
分明你若負屈銜冤被人害了托夢與我兄弟替你

真感人
試看英雄
淚流豈知
淫婦血戰

主報讐把酒澆奠了燒化冥用紙錢便放聲大哭哭得那
兩邊隣舍無不恓惶那婦人也在裏面假哭武松哭罷將
羹飯酒肴和士兵喚了討兩條席子叫士兵中門傍邊睡
武松把條席子就靈床子前睡那婦人自上樓去下了樓
門自睡約莫將近三更時候武松翻來覆去睡不着看那
士兵時勦勦的却似死人一般看武松爬將起來看了
那靈床子前琉璃燈半明半滅側耳聽那更鼓時正打三
更三點武松歎了一口氣坐在席子上自言自語口裏說
道我哥哥生時懦弱死了却有甚分明說猶未了只見靈
床子下捲起一陣冷氣來真箇是盤旋侵骨冷凜烈透肌

魂得凄然

昏鬼出
形容幾句
真意毛髮
俱盡

寒昏昏暗暗靈前燈火失光明慘慘幽幽壁上紙錢飛散
亂那陣冷氣逼得武松毛髮皆豎定睛看時只見箇人從
靈床底下鑽將出來叫聲兄弟我死得好苦武松看不仔
細却待向前來再問時只見冷氣散了不見了人武松一
交顛翻在席子上坐地尋思是夢非夢回頭看那士兵時
正睡着武松想道哥哥這一死必然不明却纔正要報我
知道又被我的神氣衝散了他的魂魄直在心裏不題等
天明却又理會詩曰

可怪人稱三寸了
生前混沌死精靈
不因同氣能相感
冤鬼何從夜現形

在武松
起解說

天色漸明了士兵起來燒湯武松洗漱了那婦人也下樓
來看着武松道叔叔夜來煩惱武松道嫂嫂我哥哥端的
甚麼病死了那婦人道叔叔却怎地忘了夜來已對叔叔
說了害心疼病死了武松道却贖誰的藥喫那婦人道見
有藥貼在這裏武松道却是誰買棺材那婦人道央及隔
壁王乾娘去買武松道誰來扛擡出去那婦人道是本處
團頭何九叔盡是他維持出去武松道原來恁地且去縣
裏畫卯却來便起身帶了士兵走到紫石街巷口問士兵
道你認得團頭何九叔麼士兵道都頭恁地忘了前項他
也曾來與都頭作慶他家只在獅子街巷內住武松道你

武松

引我去。士兵引武松到何九叔門前。武松道：你自先去。士兵去了。武松却揭起簾子，叫聲：何九叔在家麼？這何九叔却纔起來，聽得是武松來，尋嚇得手忙脚亂，頭巾也戴不迭，急急取了銀子和骨殖，藏在身邊，便出來迎接。道：都頭幾時回來？武松道：昨日方回到這裏，有句話開說。則箇請那尊步同往。何九叔道：小人便去。都頭且請拜茶。武松道：不必。免賜兩箇，一同出到巷口酒店裏坐下，叫量酒人打兩角酒來。何九叔起身道：小人不曾與都頭接風，何故反擾？武松道：且坐。何九叔心裏已猜八九分，量酒人一面篩酒。武松更不開口，且只顧喫酒。何九叔見他不做聲，倒捏

英氣如生
好邪良膽

兩把汗，却把些話來撩他。武松也不開言，並不把話來提起。酒已數杯，只見武松揭起衣裳，颯地掣出把尖刀來，插在卓子上。量酒的都驚得呆了。那裏肯近前看。何九叔面色青黃，不敢鼓氣。武松將起雙袖，握着尖刀，對何九叔道：小子，龕疎還曉得，冤各有頭，債各有主。你休驚怕。只要實說。對我一一說知武大死的緣故，便不干涉你。我若傷了你，不是好漢。倘若有半句兒差，我這口刀立定教你身上添三四百箇透明的窟窿。開言不道：你只直說我哥哥死的屍首是怎地模樣。武松道：能一雙手按在肱膝兩隻眼，并得圓彪彪地看着何九叔。何九叔便去袖子里取出一

善兒現出
全身

箇袋兒放在卓子上道都頭息怒這箇袋兒便是一箇大證見武松用手打開看袋兒裏時兩塊酥黑骨頭一錠十兩銀子便問道怎地見得是老大證見何九叔道小人並然不知前後因地忽于正月二十二日在家只見開茶坊的王婆來呼喚小人殮武大郎屍首至日行到紫石街巷口迎見縣前開生藥鋪的西門慶大郎攔住邀小人同去酒店裏喫了一瓶酒西門慶取出這十兩銀子付與小人分付道所殮的屍首凡百事遮蓋小人從來得知道那人是箇了徒不容小人不接喫了酒食收了這銀子小人去到大郎家裏揭起千秋旛只見七竅內有瘀血唇口上有齒痕係是生前中毒的屍首小人本待聲張起來只是又沒苦主他的娘子已自道是害心疼病死了因此小人不敢聲言自咬破舌尖只做中了惡扶歸家來了只是火家自去殮了屍首不曾接受一文第三日聽得扛出去燒化小人買了一陌紙去山頭假做人情使轉了王婆并令嫂暗拾了這兩塊骨頭包在家裏這骨殖酥黑係是毒藥身死的證見這張紙上寫着年月日時并送喪人的姓名便是小人口詞了都頭詳察武松道姦夫還是何人何九叔道却不知是誰小人間聽得說來有箇賣梨兒的鄆哥那小廝曾和大郎去茶坊裏捉姦這條街上誰人不知都

人
惟哥亦是
有孝心的

頭要知備細可問鄆哥武松道是既然有這箇人時一同
去走一遭武松收了刀藏了骨頭銀子算還酒錢便同何
九叔望鄆哥家裏來却好走到他門前只見那小猴子挽
着箇柳籠栲栳在手裏籬米歸來、亦、有、意、致、何九叔叫道鄆哥你認
得這位都頭麼鄆哥道解大蟲來時、映、帶、寫、切、我便認得了你兩箇
尋我做甚麼鄆哥那小厮也瞧了八分便說道只是一北
我的老爹六十歲没人養贍我却難相伴你們喫官司要
武松道好兄弟便去身邊取五兩來銀子道鄆哥你把去
與老爹做盤纏跟我來說話鄆哥自心裏想道這五兩銀
子如何不盤纏得三五箇月便陪他他喫官司也不妨將

若要省事
只須云將
前面的話
細細說了
一番然此
處政不該
首須怨等
地說方妙

銀子和米把與老兒便跟了二人出巷口一箇飯店樓上
來武松叫過賣造三分飯來對鄆哥道兄弟你雖年紀幼
小倒有養家孝順之心却纔與你這些銀子且做盤纏我
有用着你處事務了畢時我再與你十四五兩銀子做本
錢你可備細說與我你恁地和我哥哥去茶坊裏捉姦鄆
哥道我說與你你却不要氣苦我從今年正月十三日提
得一籃兒雪梨我去尋西門慶大郎掛一勾子一地裏沒
尋他處問人時說道他在紫石街王婆茶坊裏和賣炊餅
的武大老婆做一處如今刮上了他每日只在那裏我聽
得了這話一逕進去尋他回耐王婆老猪狗攔住不讓我

入房裏去喫我把話來侵他底子那猪狗便打我一頓粟暴直义我出來將我梨兒都傾在街上我氣苦了去尋你大郎說與他備細他便要去捉姦我道你不濟事西門慶那厮手脚了得你若捉他不着反喫他告了倒不好我明日和你約在巷口取齊你便少做些炊餅出來我若張見西門慶入茶坊裏去時我先人去你便寄了担兒等着只看我丢出籃兒來你便搶入來捉姦我這日又提了一籃梨兒逕去茶坊裏被我罵那老猪狗那婆子便來打我喫我先把籃兒撇出街上一頭頂住那老狗在壁上武大郎却搶入去時婆子要去攔截却被我頂住了只叫得武大來也原來倒喫他兩箇頂住了門大郎只在房門外聲張却不提防西門慶那厮開了房門奔出來把大郎一脚踢倒了。我見那婦人隨後便出來扶大郎不動我慌忙也自走了過得五七日說大郎死了我却不知怎地死了武松聽道你這話是實了你却不要說謊。鄆哥道便到官府我也只是這般說。武松道說得是兄弟便討飯來喫了還了飯錢三箇人下樓來何九叔道小人告退武松道且隨我來正要你們與我證一證把兩箇一直帶到縣廳上知縣見了問道都頭告甚麼武松告說小人親兄武大被西門慶與嫂通姦下毒藥謀殺性命這兩箇便是證見要相公

知縣與吏
隨筆是有

做主則箇知縣先問了何九叔并鄆哥口詞當日與縣吏
商議原來縣吏都是與西門慶有首尾的○點○後○得○每○官人自不必說
因此官吏通同計較道這件事難以理問知縣道武松你
也是箇本縣都頭不省得法度自古道捉姦見雙捉賊見
贓殺人見傷你那哥哥的屍首又沒了你又不曾捉得他
姦如今只憑這兩箇言語便問他殺人公事莫非忒偏向
麼你不可造次須要自已尋思當行即行武松懷裏去取
出兩塊酥黑骨頭十兩銀子一張紙告道覆告相公這箇
須不是小人捏合出來的知縣看了道你且起來待我從
長商議可行時便與你拿問何九叔鄆哥都被武松留在

三元的若
盲想西門
慶者必先
窮其盡其
家私而後
能其性命
又不可不
知好友

房裏當日西門慶得知却使心腹人來縣裏許官吏銀兩
次日早晨武松在廳上告稟催逼知縣拿人誰想這官人
貪圖賄賂回出骨殖并銀子來說道武松你休聽外人挑
撥你和西門慶做對頭這件事不明白難以對理聖人云
經目之事猶恐未真背後之言豈能全信不可一時造次
獄吏便道都頭但凡人命之事須要屍傷病物踪五件事
全方可推問得武松道既然相公不准所告且却又理會
收了銀子和骨殖再付與何九叔收了下廳來到自己房
內叫土兵安排飯食與何九叔同鄆哥喫留在房裏相等
一等我去便來也又自帶了三兩箇土兵離了縣衙將了

忽前從後
部員武松
精細此精
細二字出
目潘金蓮
口亦是知
已

硯瓦筆墨就買了三五張紙藏在身邊就叫兩箇土兵買了箇猪首一隻鵝一雙雞一担酒和些菓品之類安排在家裏約莫也是已牌時候帶了箇土兵來到家中那婦人已知告狀不准放下心不怕他大着膽看他怎的武松叫道嫂嫂下來有句話說那婆娘慢慢地行下樓來問道有甚麼話說武松道明日是亡兄斷七你前日惱了衆隣舍街坊我今日特地來把杯酒替嫂嫂相謝衆隣那婦人大刺刺地說道謝他們怎地武松道禮不，缺喚上兵先去靈床子前明晃晃地點起兩枝蠟燭焚起一爐香列下一陌紙錢把祭物去靈前擺了堆盤滿宴鋪下酒食果品之

類叫一箇土兵後面盪酒兩箇土兵門前安排卓凳又有兩箇前後把門武松自分付定了便叫嫂嫂來待客我去請來先請隔壁王婆那婆子道不消生受教都頭作謝武松道多多相擾了乾娘自有箇道理先備一杯菜酒休得推故那婆子取了招兒收拾了門戶從後頭走過來武松道嫂嫂坐主位乾娘對席婆子已知道西門慶回話了放心着喫酒兩箇都心裏道看他怎地武松又請這邊下隣開銀鋪的姚二郎姚文卿二郎道小人忙些不勞都頭生受武松拖住便道一杯淡酒又不長久便請到家那姚二郎只得隨順到來便教去王婆肩下坐了又去對門請兩

無中生有
焉者名字
以表事真

婿排坐位

語者評言
交段交身

家一家是開紙馬鋪的趙四郎趙仲銘四郎道小人買賣
 撇不得不及陪奉武松道如何使得衆高隣都在那裏了
 不由他不來被武松扯到家裏道老人家爺父一般便請
 在嫂嫂肩下坐了又請對門那賣冷酒店的胡正卿那人
 原是吏員出身便道有些尷尬那裏肯來被武松不管
 他拖了過來却請去趙四郎肩下坐了武松道王婆你隔
 壁是誰王婆道他家是賣餛飩兒的張公却好正在屋裏
 見武松入來喫了一驚道都頭沒甚話說武松道家間多
 擾了街坊相請喫杯淡酒那老兒道哎呀老子不曾有些
 禮教到都頭家却如何請老子喫酒武松道不成做做便

語後光景
 一開八俱
 一現出
 不現

請到家老兒喫武松拖了過來請去姚二郎肩下坐地說
 話的爲向先坐的不走了原來都有土兵前後把着門都
 似監禁的一般且說武松請到四家隣舍并王婆和嫂嫂
 共是六人武松撥條凳子却坐在橫頭便叫土兵把前後
 門關了那後面土兵自來篩酒武松唱箇大喏說道衆高
 隣休怪小人釐鹵胡亂請些箇衆隣舍道小人們都不曾
 與都頭洗泥接風如今倒來反擾武松笑道不成意思衆
 高隣休得笑話則箇土兵只顧篩酒衆人懷着鬼胎正不
 知怎地看看酒至三杯那胡正卿便要起身說道小人忙
 些箇武松叫道去不得既來到此便忙也坐一坐那胡正

活弄快人
快人

卿心頭十五箇吊桶打水七上八下暗暗地尋思道既是
 好意請我們喫酒如何却這般相待不許人動身只得坐
 下武松道再把酒來篩土兵斟到第四杯酒前後共喫了
 七杯酒過眾人却似喫了呂太后一千箇筵宴只見武松
 喝叫土兵且收拾過了杯盤少間再喫武松抹了卓子眾
 隣舍却待起身武松把兩隻手只一攔道正要說話一千
 高隣在這裏中間高隣那位會寫字姚二郎便道此位胡
 正卿極寫得好武松便唱箇喏道相煩則箇便捲起雙袖
 去衣裳底下颺地只一掣掣出那口尖刀來右手四指籠
 着刀靶大母指按住掩心兩隻圓彪彪怪眼睜起道諸位

高隣在此小人冤各有頭債各有主只要眾位做箇證見
 只見武松左手拿住嫂嫂右手指定王婆四家隣舍驚得
 目睜口呆罔知所措都面面相覷不敢做聲武松道高隣
 休怪不必喫驚武松雖是箇漢子便死也不怕還省得
 有冤報冤有讐報讐並不傷犯眾位只煩高隣做箇證見
 若有一位先走的武松翻過臉來休怪教他先喫我五七
 刀了去武二便償他命也不妨眾隣舍俱目瞪口呆再不
 敢動武松看着王婆喝道兀那老猪狗聽着我的哥哥這
 箇性命都在你的身上慢慢地却問你回過臉來看婦
 人罵道你那淫婦聽着我把我的哥哥性命怎地謀害了

從實招了。我便饒你。那婦人道：叔叔你好沒道理。你哥哥自害心，疼病死了。于我甚事說猶未了。武松把刀脰查于，插在卓子上。用左手揪住那婦人頭髮，右手劈胸提住。把卓子一脚踢倒了。隔卓子把這婦人輕輕地提將過來，一交放翻在靈床面前。兩脚踏住右手，拔起刀來，指定王婆道：老猪狗，你從實說。那婆子要脫身，脫不得，只得道：不消都頭發怒。老身自說便了。武松叫士兵取過紙墨筆硯，排在卓子上。把刀指着胡正卿道：相煩你與我聽一句。寫一句。胡正卿疙搭疙搭抖着道：小人便寫。討了些硯水，磨起墨來。胡正卿拿起筆，拂開紙道：王婆，你實說。那婆子道：又不

武松
要甚應官
雨佳甚
下子

于我事教說甚麼。武松道：老猪狗，我都知了。你賴那箇去。你不說時，我先剛了這箇淫婦，後殺你這老狗。提起刀來，望那婦人臉上，便擱兩擱。那婦人慌忙叫道：叔叔且饒我。你放我起來。我說便了。武松一提提起那婆娘，跪在靈床。于前武松喝一聲：淫婦快說。那婦人驚得魂魄都沒了，只得從實招說。將那時放簾子，因打着西門慶起，并做衣裳入馬通姦，一一地說。次後來怎生踢了武大，因何說討下藥。王婆怎地教唆撥置，從頭至尾說了一遍。武松叫他說一句，却叫胡正卿寫一句。王婆道：咬虫，你先招了，我如何賴得過。只苦了老身。王婆也只得招認了，把這婆子口詞

怕人欺人
要甚應官
雨佳甚
下子

從衣帶

稱快使人
心開使人
淚墜

也。叫胡正卿寫了，從頭至尾都說在上面，叫他兩箇都點指畫了字，就叫四家隣舍書了名，也畫了字，叫士兵解搭膊來，背剪綁了這老狗，捲了口詞，藏在懷裏，叫士兵取碗酒來，供養在靈床子前，拖過這婦人來，跪在靈前，喝那婆子也跪在靈前，武松道：哥哥靈魂不遠，兄弟武二與你報讐雪恨，叫士兵把紙錢點着，那婦人見頭勢不好，却待要叫，被武松揪倒來，兩隻脚踏在他兩隻肱膊，扯開胸脯，衣裳說時遲，那時快，把尖刀去胸前只一剗，口裏啞着，刀雙手去，空開胸脯，剗出心肝五臟，供養在靈前，吃查刀便割下那婦人頭來，血流滿地，四家隣舍，喫了一驚，都掩

齊精細好
自在

酒已散事
已完又請
上漢使人
裏翻下文

了，臉見他兇了，又不敢動，只得隨順他，武松叫士兵去樓上取下一床被來，把婦人頭包了，揩了刀，插在鞘裏，洗了手，唱箇喏，一道有勞高隣，甚是休怪，且請衆位樓上少坐，待武二便來，四家隣舍都面面相看，不敢不依他，只得都上樓去坐了，武松分付士兵也教押那婆子上樓去，關下樓門，着兩箇士兵在樓下看守，武松包了婦人那顆頭，一直迤西門慶生藥鋪前來，看着主管唱箇喏，問道：大官人在麼？主管道：却纔出去，武松道：借一步，閒說一句話，那主管也有些認得武松，不敢不出來，武松一引引到側首僻淨巷內，武松翻過臉來，道：你要死，却是要活？主管慌道：都

水并全書

第二十六回

十七

表脚不動
下即着目
去了妙文

頭在上，小人又不曾傷犯了都頭，武松道：「你要死休說西門慶去，向你若要活實，對我說西門慶在那裏。」主管道：「却纔和一箇相識去獅子橋下大酒樓上喫酒。」武松聽了，轉身便走。那主管驚得半晌，移脚不動，自去了。且說武松逕逕到獅子橋下酒樓前，便問酒保道：「西門慶大郎和甚人喫酒？」酒保道：「和一箇一般的財主在樓上邊街閣兒裏喫酒。」武松一直撞到樓上去，閣子前張時，廳眼裏見西門慶坐着主位，對面一箇坐着客席，兩箇唱的粉頭坐在兩邊。武松把那被包打開，一抖，那顆人頭血淋淋的滾出來。武松左手提了人頭，右手拔出尖刀，挑開簾子，鑽將入來。把

書出箇活
武松在眼
前神骨傷
妹并帶得
西門慶亦
活

那婦人望西門慶臉上攢將來。西門慶認得是武松，喫了一驚，叫聲「哎呀」，便跳起在凳子上去，一隻脚踏上廳檻，要尋走路。見下面是街，跳不下去，心裏正慌說時，遲那時快，武松却用手畧按一按，托地已跳在卓子上，把些盞兒、碟兒都踢下來。兩箇唱的行院驚得走不動，那箇財主官人慌了脚手，也驚倒了。西門慶見來得兇，便把手虛指一指，早飛起右脚來。武松只顧迤入去，見他脚起畧閃一閃，恰好那一脚正踢中武松右手，那口刀踢將起來，直落下街心裏去了。西門慶見踢去了刀，心裏便不怕他，右手虛一照，左手一拳，照着武松心窩裏打來，却被武松畧躲

箇過就勢裏。從下鑽入來。左手帶住頭。連肩胛。只一提。右手早捺住。慶左脚叫聲下去。那西門慶一考冤魂。纏定二乃天。難容三來。怎當武松勇力。只見頭在下脚。在上。倒撞落。當街心裏去了。跌得箇發昏。章第十一街。上兩邊人都喫了一驚。武松伸手去凳子邊提了淫婦的頭。也鑽出牕子外。湧身望下。只一跳。跳在當街上。先搶了那二刀在手裏。看這西門慶已自跌得半死。直挺挺在地。下只把那來動。武松按任。只一刀。割下西門慶的頭來。把兩顆頭。在結何一處。提在手裏。把那口刀。一直迤回紫石街來。叫士兵開了門。將兩顆人頭。供養在靈前。把那碗

酒澆奠了。說道。哥哥魂靈不遠。早生天界。兄弟與你報。誓殺了奸夫和淫婦。今日就行燒化。便叫士兵樓上請高。隣下來。把那婆子押在前面。武松拿着刀。提了兩顆人頭。再對四家隣舍道。我還有一句話對你們四位高隣。說則箇那四家隣舍。又手拱立。盡道都頭。但說我衆人一聽。尊命。武松說出這幾句話來。有分教。景陽岡好漢。屈做囚徒。陽穀縣都頭。變作行者。直教各標千古。聲播萬年。畢竟武松說出甚話來。且聽下回分解。

評 看此一篇。雖太公兵法。孔子春秋。不是過也。如星斗燦爛。昭布森羅。風霜嚴寒。疎軟髓骨。可敬可畏。

忠義水滸全書

第二十七回

○母夜叉孟州道賣人肉○武都頭十字坡遇張青

○話○說○當○下○武○松○對○四○家○隣○舍○道○小○人○因○與○哥○哥○報○讐○雪○恨○
○犯○罪○正○當○其○理○雖○死○而○不○怨○却○纔○甚○是○驚○嚇○了○高○隣○小○人○
○此○一○去○存○亡○未○保○死○活○不○知○我○哥○哥○靈○牀○子○就○今○燒○化○了○
○家○中○但○有○些○一○應○物○件○望○煩○四○位○高○隣○與○小○人○變○賣○此○錢○
○來○作○隨○衛○用○度○之○資○聽○候○使○用○今○去○縣○裏○首○告○休○要○管○小○
○人○罪○犯○輕○重○只○替○小○人○從○實○證○一○證○隨○即○取○靈○牌○和○紙○錢○
○燒○化○了○樓○上○有○兩○箇○箱○籠○取○下○來○打○開○看○了○付○與○四○隣○收○

可傷可

類人頭
真是捉
露現雙

時變賣却押那婆子提了兩顆人頭。逕投縣裏來。此時關
動了一箇陽穀縣街上看的人不計其數。知縣聽得人來
報了先自駭然。隨即陞廳。武松押那王婆在廳前跪下行
兇刀子和兩顆人頭放在階下。武松跪在左邊。婆子跪在
中間。四家隣舍跪在右邊。武松懷中取出胡正卿寫的口
詞。從頭至尾告說一遍。知縣叫那令史先問了王婆口詞。
一般供說四家隣舍指證明白。又喚過何九叔。鄆哥都取
了明白供狀。喚當該作伴行人。委吏一員。把這一千人押
到紫石街檢驗了婦人身屍。獅子橋下酒樓前檢驗了西
門慶身屍。明白填寫屍單格目。回到縣裏。呈堂立案。知縣

為私意曲
全便有避
嫌論處
不能直頭
開言做官
問事只是
不捲入已
念使服人
只得一半
何以發付
王婆

叫取長枷。且把武松同這婆子枷了。收在監內。一千平人
寄監在門房裏。且說縣官念武松是個義氣烈漢。又想他
上京去了這一遭。一心要周全他。又尋思他的好處。便喚
該吏商議道。念武松那厮是個有義的漢子。把這人們招
狀從新做過。改作武松因祭獻亡兄武大。有嫂不容祭祀
因而相爭。婦人將靈牀推倒。救護亡兄神王。與嫂鬪毆。一
時殺死。次後西門慶因與本婦通姦。前來強護。因而鬪毆。
互相不伏。扭打至獅子橋邊。以致鬪殺身死。請款狀與武
松聽了。寫一道申解公文。將這一千人犯解本管東平府。
申請發落。這陽穀縣雖然是箇小縣。分倒有仗義的人。有

潘文昭留名
大與打虎
一般歡喜
此所未三
代之民

那上戶之家都資助武松銀兩也有送酒食錢米與武松
的武松到下處將行李寄頓○烈○士○疾○難○治○者○士兵收了將了十一兩銀
子與了鄆哥的老爹武松管下的士兵大半相送酒肉不
迭當下縣吏領了公文抱着文卷并何九叔的銀子骨殖
招詞刀仗帶了一千人犯上路望東平府來衆人到得府
前看的人開動了衙門口且說府尹陳文昭聽得報來隨
即陞廳那官人

平生正直稟性賢明幼曾雪案攻書長向金鑾對策戶
口增錢糧辦黎民稱德滿街衢詞訟減盜賊休父老讚
歌喧市井慷慨文章歎李杜賢良德政勝龔黃

看縣招便
人問至此
便一快讀
得抑揚可
以盡世

那陳府尹是箇聰察的官已知這件事了便叫押過這一
千人犯就當廳先把陽穀縣申文看了又把各人供狀招
款看過將這一千人一一審錄一遍把贓物并行兇刀仗
封了發與庫子收領上庫將武松的長枷換了一面輕罪
枷枷了下在牢裏把這婆子換一面重囚枷釘了禁在提
事司監死囚牢裏收了喚過縣吏領了回文發落何九叔
鄆哥四家隣舍這六人且帶回縣去寧家聽候本至西門
慶妻子留在本府羈管聽候等朝廷明降方始結斷那何
九叔鄆哥四家隣舍縣吏領了自回本縣去了武松下在
牢裏自有幾箇士兵送飯且說陳府尹哀憐武松是箇仗

是好官
可見人心
不死

難得難得

畏人

義的烈漢時常差人看覷他因此節級牢子都不要他一
文錢倒把酒食與他喫陳府尹把這招藁卷宗都改得輕
了申去省院詳審議罪却使箇心腹人齎了一封緊要密
書星夜投京師來替他幹辦那刑部官有和陳文昭好的
把這件事直稟過了省院官議下罪犯據王婆生情造意
哄誘通姦唆使本婦下藥毒死親夫又令本婦趕逐武松
不容祭祀親兄以致殺傷人命唆令男女故失人倫擬合
凌遲處死據武松雖係報兄之讐關殺西門慶姦夫人命
亦則自首難以釋免脊杖四十刺配二千里外姦夫淫婦
雖該重罪已死勿論其餘一千人犯釋放寧家文書到日

卽便施行東平府尹陳文昭看了來文隨卽行移拘到何
九叔鄆哥并四家鄰舍和西門慶妻小一千人等都到廳
前聽斷牢中取出武松讀了朝廷明降開了長枷脊杖四
十上下公人都看覷他止有五七下着肉取一而七斤半
鐵葉團頭護身枷釘了臉上免不得刺了兩行金印迭配
孟州牢城其餘一千衆人省論發落各放寧家大牢裏取
出王婆當廳聽命讀了朝廷明降寫了犯由牌畫了伏狀
便把這婆子推上木驢四道長釘三條綁索東平府尹判
了一箇副字擁出長街兩聲破鼓響一棒碎鑼鳴犯由前
引混棍後催兩把尖刀舉一朵紙花搖帶去東平府市心

儂話一番
使人暢快

裏喫了一副話裏只說武松帶上行枷看剛了王婆有那原舊的上鄰姚二郎將變賣家私什物的銀兩交付與武松收受作別自回去了當廳押了文帖着兩箇防送公人領了解赴孟州交割府尹發落已了只說武松目與兩箇防送公人上路有那原跟的土兵付與了行李亦回本縣去了武松自和兩箇公人離了東平府迤邐取路投孟州來那兩箇公人知道武松是箇好漢一路只是小心去伏侍他不敢輕慢他些箇武松見他兩箇小心也不和他計較包裹內有的是金銀但過村坊舖店便買酒買肉和他兩箇公人喫話休絮絮武松自從三月初頭殺了人坐了

兩箇月監房如今來到孟州路上正是六月前後炎炎火日當天樂石流金之際只得趕早涼而行約莫行了二十餘日來到一條大路三箇人已到嶺上却是巳牌時分武松道你們且休坐了趕下嶺去尋買些酒肉喫兩箇公人道也說得是三箇人迤過嶺來只一望時見遠遠地土坡下約有十數間草屋傍着谿邊柳樹上挑出箇酒帘兒武松見了把手指道兀那裏不有箇酒店三箇人迤下嶺來山岡邊見箇樵夫挑一擔柴過來武松叫道漢子借問這裏地名叫做甚麼去處樵夫道這嶺是孟州道嶺前面大樹林邊便是有名的十字坡武松問了自和兩箇公人

馬一良

八妙

好粧扮如

看他屈盡

衣服身休

遠近親疎

處妙有曲

折

又看一詞

更有采色

一直逶到十字坡邊看時為頭一株大樹四五箇人抱不
 交上面都是枯藤纏着看看抹過大樹邊早望見一箇酒
 店門前牕檻邊坐着一箇婦人露出綠紗衫兒來頭上黃
 烘烘的插着一頭釵環鬢邊插着些野花見武松同兩箇
 公人來到門前那婦人便走起身來迎接下面繫一條鮮
 紅生絹裙搽一臉胭脂鉛粉敞開胸脯露出桃紅紗主腰
 上面一色金鈕見那婦人如何

眉橫殺氣眼露兇光
 軋軸般蠢全腰肢
 棒槌似粗莽手
 脚厚鋪着一層膩粉
 遮掩頑皮濃搽就兩
 暈胭脂直侵
 上髮
 金川半籠
 魔女臂紅衫照映

善口都候

當時那婦人倚門迎接說道客官歇脚了去本家有好酒
 好肉要點心時好大饅頭兩箇公人和武松入到裏面一
 副楠木卓凳座頭上兩箇公人倚了棍棒解下那纏袋上
 下肩坐了武松先把脊背上包裹解下來放在卓子上解
 了腰間搭膊腕下布衫兩箇公人道這裏又没人看見我
 們擔些利害且與你除了這枷快活喫兩碗酒便與武松
 搗了封皮除下枷來放在卓子底下都脫了上半截衣裳
 搭在一邊牕檻上只見那婦人笑容可掬道客官打多少
 酒武松道不要問多少只顧盪來肉便切三五斤來一發
 算錢還你那婦人道也有好大饅頭武松道也把三二十

箇來做點心那婦人嘻嘻地笑着人裏面托出一大桶酒來放下三隻大碗三雙筴切出兩盤肉來一連篩了四五巡酒去竈上取一籠饅頭來放在卓子上兩箇公人拏起來便喫武松取一箇拍開看了叫道酒家這饅頭是人肉的是狗肉的那婦人嘻嘻笑道客官你要取笑清平世界蕩蕩乾坤那裏有人肉的饅頭狗肉的滋味我家饅頭積祖是黃牛的武松道我從來走江湖上多聽得人說道大樹十字坡客人誰敢那裏過肥的切做饅頭餡瘦的却把去填河那婦人道客官那得這話這是你自捏出來的武松道我見這饅頭餡內有幾根毛一像人小便處的毛一

般以此疑忌武松

子你家丈夫却怎地不見那

婦人道我的丈夫

未回武松道恁地時你獨自

英雄亦有風流話可見言語事跡上定不得人品憤殺奸淫後備作此辭數可見正經遊戲處又定不得

一箇須冷落那婦人愁着尋思道這賊配軍却不是作死倒來戲弄老娘正是燈蛾撲火惹烟燒身不是我來尋你我且先對付那厮這婦人便道客官休要取笑再喫幾碗了去後面樹下乘涼要歇便在我家安歇不妨武松聽了這話自家肚裏尋思道這婦人不懷好意了你看我且先要他武松又道大娘子你家這酒好生淡薄別有甚好的請我們喫幾碗那婦人道有些十分香美的好酒只是這些武松道最好越渾越好喫那婦人心裏暗喜便去裏面

托出一盞渾色酒來武松看了道這箇正是好生酒只宜
熱喫最好那婦人道還是這位客官省得我盪來你嘗看
婦人自忖道這箇賊配軍正是該死倒要熱喫這藥却是
發作得快那廝當是我手裏行貨盪得熱了把將過來篩
做三碗便道客官試嘗這酒兩箇公人那裏忍得饑渴只
顧拿起來喫了武松便道大娘子我從來喫不得寡酒你
再切些肉來與我過口張得那婦人轉身入去却把這酒
潑在僻暗處口中虛把舌頭來呷道好酒還是這酒衝得
人動那婦人那管去切肉只虛轉一遭便出來拍手叫道
倒也倒也那兩箇公人只見天旋地轉禁了口望後撲地
便倒武松也把眼來虛閉緊了撲地仰倒在凳邊那婦人
笑道着了由你奸似鬼喫了老娘的洗脚水便叫小二小
三快出來只見裏面跳出兩箇蠢漢來先把兩箇公人扛
了進去這婦人後來桌上提了武松的包裹并公人的纏
袋捏一捏看約莫裏面是些金銀那婦人歡喜道今日得
這三頭行貨倒有好兩日饅頭賣又得這若干東西把包
裏纏袋提了入去却出來看這兩箇漢子扛擡武松那裏
扛得動直挺挺在地下却似有千百斤重的那婦人看了
見這兩箇蠢漢拖扯不動喝在一邊說道你這鳥男女只
會喫飯喫酒全沒些用直要老娘親自動手這箇鳥大漢

看多說

却也會戲弄老娘這等肥胖好做黃牛肉賣那兩箇瘦蠻
子只好做水牛肉賣扛進去先開剝這廝那婦人一頭說
一面先脫去了綠紗衫兒解下了紅絹裙子赤膊着便來
把武松輕輕捉將起來武松就勢抱住那婦人把兩隻手
一拘拘將攏來當胸前樓住却把兩隻腿望那婦人下
截只一挾壓在婦人身上那婦人殺猪也似叫將起來那
兩箇漢子急待向前被武松大喝一聲驚的呆了那婦人
被按壓在地上只叫道好漢饒我那裏敢拚扎正是

麻翻打虎人 饅頭要發醉 誰知真英雄
却會惡取笑 牛肉賣不成 反做殺猪叫

趣甚看他
切意行交
影毒之妙

亦趣甚

法一

只見門前一人挑一擔柴歇在門首望見武松按倒那婦
人在地上那人大踏步跑將進來叫道好漢息怒且饒恕
了小人自有話說武松跳將起來把左脚踏住婦人提着
雙拳看那人時頭帶青紗凹面巾身穿白布衫下面腿綁
護膝人搭麻鞋腰繫着纏袋坐得三拳骨又臉兒微有幾
根鬚鬚年近三十五六看着武松又手不離方寸說道願
聞好漢大名武松道我行不更名坐不改姓都頭武松的
便是那人道莫不是景陽岡打虎的武都頭武松回道然
也那人納頭便拜道聞名久矣今日幸得拜識武松道你
莫非是這婦人的丈夫那人道是小人的潭家有眼不識

泰山不知怎地觸犯了都頭可看小人薄面望乞恕罪正
是

自古噴拳輪笑面

從來禮數服奸邪
只因義勇真男子

降伏兇頑母夜叉

武松見他如此小心慌忙放起婦人來便問我看你夫妻
兩箇也不是等閒的人願求姓名那人便叫婦人穿了衣
裳快近前來拜了都頭武松道却纔衝撞阿嫂休怪那婦
人便道有眼不識好人一時不是望伯伯恕罪且請去裏
面坐地武松又問道你夫妻二位高姓大名如何知我姓
名那人道小人姓張名青源是此間光明寺種菜園子爲

再得
與和尚
曾有緣

因一時間爭些小事性起把這光明寺僧行殺了放把火
燒做白地後來也沒對頭官司也不來問小人只在此大
樹坡下剪徑忽一日有箇老兒挑擔子過來小人欺負他
老搶出去和他厮併鬪了二十餘合被那老兒一匾擔打
翻原來那老兒年紀小時專一剪徑因見小人手腳活便
帶小人歸去到城裏教了許多本事又把這箇女兒招贅
小人做了女婿城裏怎地住得只得依舊來此間蓋此草
屋賣酒爲生實是只等客商過往有那人眼的便把些蒙
汗藥與他喫了便死將大塊好肉切做黃牛肉賣零碎小
肉做餛子包饅頭小人每日也挑些去村裏賣如此度日

此一段叙
此段文字
用過分
神所
元

小人因好結識江湖上好漢人都叫小人做菜園子
俺這渾家姓孫全學得他父親本藝人都喚他做母夜叉
孫二娘小人却纔回來聽得渾家叫喚誰想得遇都頭小
人多曾分付渾家道三等人不可壞他第一是雲遊僧道
他又不會受用過分了又是出家的人則恁地也爭些兒
壞了一箇驚天動地的人原是延安府老神經畧相公帳
前提轄姓魯各達為因三拳打死了一箇鎮關西逃走上
五臺山落髮為僧因他脊梁上有花繡江湖上都呼他做
花和尚魯智深便一條渾鐵禪杖重六十來斤也從這裏
經過渾家見他生得肥胖酒裏下了些蒙汗藥扛人在作

坊裏正要動手開剝小人恰好歸來見他那條禪杖非俗
却慌忙把解藥救起來結拜為兄打聽得他近日占了二
龍山寶珠寺和一箇甚麼青面獸楊志霸在那方落草小
人幾番收得他相招的書信只是不能勾去武松道這兩
箇我也在江湖上多聞他名張青道只可惜了一箇頭陀
長七八尺一條大漢也把來麻壞了小人歸得遲了些箇
已把他卸下四足如今只留得一箇箍頭的鐵界尺一領
皂直裰一張度牒在此別的不打緊有兩件物最難得
一件是一百單八顆人頂骨做成的數珠一件是兩把雪
花鑽鐵打成的戒刀想這頭陀也自殺人不少直到如今

有用頭的
器具細細
數出如將
戒刀又另
竟一番重

傳中往往見此蓋人得為隱濟豪傑所見

見論人

那刀要便半夜裏嘯響小人只恨道不曾救得這箇人心裏常常憶念他又分付渾家道第二等是江湖上行院妓女之人他們是衝州撞府逢場作戲陪了多少小心得來的錢物若還結果了他那厮們你我相傳去戲臺上說得我等江湖上好漢不英雄又分付渾家道第三等是各處犯罪流配的人中間多有好漢在裏頭切不可壞他不想渾家不依小人的言語今日又衝撞了都頭幸喜小人歸得早些却是如何了起這片心母夜叉孫二娘道本是不肯下手一者見伯伯包裹沉重二乃怪伯伯說起風話因此一時起意武松道我是斬頭瀝血的人何肯戲弄良人

心裏看定

我見阿嫂瞧得我包裹緊先賊忘了因此特地說些風話漏你下手那碗酒我已潑了假做中毒你果然來提我一時拏住甚是衝撞了嫂夫休怪張青大笑起來便請武松直到後面客席裏坐定武松道兄長你且放出那兩箇公人則箇張青便引武松到入肉作坊裏看時見壁上綁着幾張人皮梁上吊着五七條人腿見那兩箇公人一顛一倒挺着在剝人凳上武松道大哥你且救起他兩箇來張青道請問都頭今得何罪配到何處去武松把殺西門慶并嫂的緣由一一說了一遍張青夫妻兩箇稱讚不已便對武松說道小人有句話說未知都頭如何武松道大哥

但說不妨張青不慌不忙對武松說出那幾句話來有分
教武松大鬧了孟州城闐動了安平寨直教打翻拽象拖
牛漢擲倒擒龍捉虎人畢竟張青對武松說出甚言語來
且聽下回分解

評 張青不壞三等人。是何等愛惜人才。使當路者盡
如此天下豈有亂時。

